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马金莲中短篇小说选

绣鸳鸯

马金莲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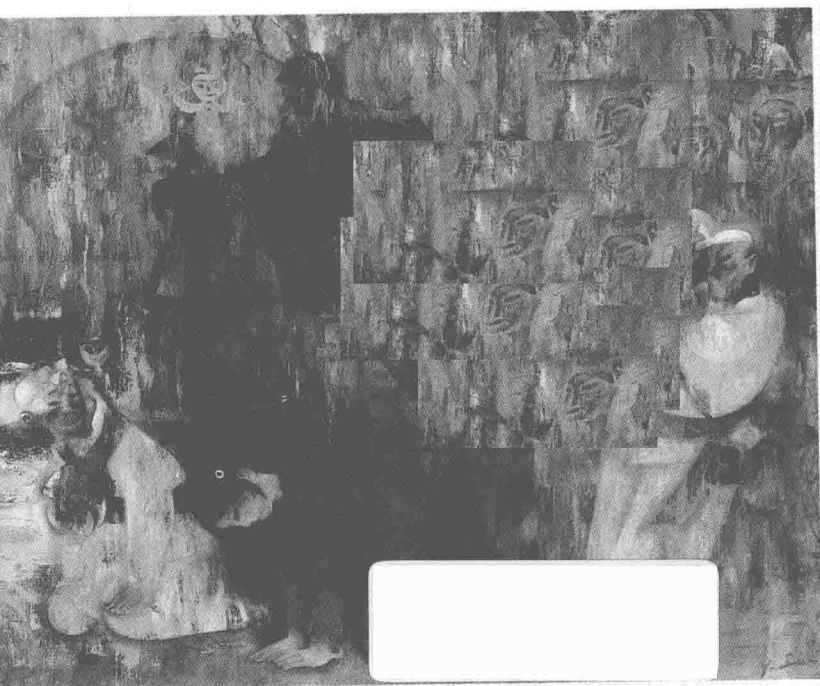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氏
閱讀
精品
文庫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马金莲中短篇小说选

绣鸳鸯

马金莲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绣鸳鸯 : 马金莲中短篇小说选 / 马金莲著 .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 2016.10

ISBN 978-7-5171-2018-6

I . ①绣… II . ①马…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0886 号

出 版 人 : 王昕朋

责任编辑 : 胡 明

文字编辑 : 张 丽

封面设计 : 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 100088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zgyscbs.cn

E-mail :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5.25 印张

字 数 215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2018-6

目录

绣鸳鸯 /1

大拇指与小拇朶 /45

扛土枪的男人 /59

短 歌 /78

镜子里的脸 /90

金花大姐 /111

孔雀菜 /158

梨花雪 /175

暖 光 /192

1988 年的风流韵事 /207

绣鸳鸯

多年后回想起那个被白雪覆盖的漫长冬季和之后那个分外短暂的春季，似乎注定是要发生那么多事情的。

刚收完秋庄稼，远在新疆的我舅舅寄来一封信，说我外奶奶病得很重，怕是熬不过这个冬了，老奶奶想念远路上的女儿，希望能见上最后一面；另外，舅舅那儿出了个乡村名医，专治不育之症，看过的人都说效果好，他希望妹子也来看看，说不定能把多年的顽疾给治好。

我妈听我父亲念完信，眼里闪出泪花来，抓住信翻过来倒过去地瞅，实际上她是文盲，只字不识。

接下来几天我妈总显得心事重重，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父亲便做出决定，让她去一回新疆。论起来，舅舅搬去新疆十一年了，我妈还没有去过一回呢，就算没有外奶奶病危这一茬口，也该叫她去浪浪娘家了。饭桌上，父亲把这个理由摆出来，爷爷奶奶说去了赶紧把病看看，可不敢再耽搁了。

我妈一走，锅灶上的一应事情全留给了我的姑姑拜拜。

本来，我们可以平静无事地度过这个寒冬的，地里的活计早就忙完，牛羊有小叔叔喂养，日常的零碎活计，有奶奶指点，拜拜姑姑完全能拿得下。

离开我妈，这个家里的一切完全能够照旧运转。

意外的是奶奶把锁子骨给摔破了。

前夜里落了一层薄雪，清晨奶奶去后窑的菜缸里捞酸菜，脚底下一滑栽倒了，手里的瓦盆摔成了碎片儿，她自己的锁子骨也破开了。疼得动不了，只能睡在炕上静养着。

奶奶养伤，这和货郎子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的印象里，货郎子只能算过客。

每到春种之后，夏收之余，气候和暖，人们稍稍有点儿闲暇之际，便会有一两个外地人挑着担子，从庄口步入，挨家挨户地在门前叫喊，声音拉得很长，头发换花线喽——头发换花线喽——口音与我们有明显的差异，嗓音直夯夯的，尾音硬硬的，舌头不打卷儿，似乎在满嘴跑，像是在唱歌儿，却不是我们这里的调调儿，我们就知道货郎子来了。挑着担子，悠悠地来了，用花花绿绿的针头线脑换取女人娃娃捏在手心里的一团乱头发。等买卖做完，他们重新担起担儿，吆喝着赶往下一个村庄。

细想起来，货郎子真的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联系。

现在是寒冬，不是货郎子出没的季节，所以货郎子更和我们的生活扯不上关系。

可是就在奶奶摔跤的这一天，爷爷收留了一个流落在外没来得及返回老家的小货郎子。

爷爷完全是出于一片怜悯之心。

只是我们谁也不会料到，这一收留，他会介入我们宁静的生活里来，还搅起了那么大的风浪。

而当时爷爷的心思很简单，他只是将他当作一个过客，一个落难的孩子。

二

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甜腻味儿。

我和小叔叔赶着羊群一走近家门老远就闻到了这股味道。羊群也闻到了，头羊尾巴一甩一甩跑起来，后面的羊都跟着跑。大门虚掩着，羊群撞过去，门吱呀呀开了，羊像土匪一样蹿进门，带起的尘土在后面飞扬着。

我和小叔叔紧紧撵在羊屁股后面进门，手里慌乱地甩开鞭子狠狠吆喝

驱赶着它们。

爷爷果然又在熬糖瓜子，砌在南墙下的灶台上架起了一口大锅，父亲在灶前烧火，灶眼里别着几根粗大的歪脖子柳木棒，父亲撅着屁股使劲拉风匣，风匣杆子蹭着木板子吱嘎嘎地响，响声很大，像一头老牛在吼叫。灶眼里的火哗啦啦笑，欢快地跳着舞，一个劲儿往锅底上蹿，伸出长长的红舌头，饱含深情地舔着大锅的底子，好像火也能闻到空气里的甜香，知道这味道是从锅里发出的，就努力着要去锅里舔一舌头尝尝。

羊群就是被这味道诱惑的，它们围住了锅台，幸好还只在熬的阶段，它们挨挨挤挤转悠了一圈，没什么便宜可图，在我们的鞭子下乖乖进了后院的窑洞。别看羊天生是吃草的，贪图起五谷来可是比人还疯狂呢，尤其爷爷的大锅里熬着甜腻腻的糜子散出满院子甜味儿的时候，它们也被诱惑得恨不能扑过去狠狠吃上一嘴。

咋这么早收山呢？才晌午呀？爷爷问，他站在一个巨大的杏树根做的木墩子上，不看我们，连头也没抬，弓着腰用一根粗大的棍子在大锅里搅动，搅得很费劲，热气腾起来，在冷空气里打着旋，很快就凝成一片茫茫的白雾，在头顶上盘旋。爷爷整个人都隐在那团白雾中，身上常年穿的老羊皮袄也脱掉了，裸着膀子忙活呢。

天气干冷干冷的，西北风贴着地面不断刮过来，卷起一些干草末子跑到南墙下打旋儿。天空是铅灰色的，我们都不喜欢这种天气，我们的愿望是要么晴朗，暖暖的日头照着；要么下雪，鹅毛大雪狠狠往下落。你说这样灰不塌塌的，算咋回事呢？像个性子温吞吞的人，叫人拿他没奈何，在这种天气里，人的情绪总是会莫名其妙地低落下来。

这时候爷爷喜欢骂人，骂奶奶是个邋邋婆娘，炕席上落有灰土！骂我父亲火烧得不旺；骂牲口圈里那头黑草驴肚子不争气，老是下驴驹子，连一个骡子驹儿也不下，配种时明明用的是儿马嘛，还花了钱呢；骂小叔叔放羊不经心，满山洼赶着羊群胡逛呢，游荡一天羊的肚子不还瘪瘪的吗？骂这鬼天气，好好儿的刮啥风，害得他的老沙眼又犯了，啥也看不清还一个劲儿发痒呢……只要南墙下架起大锅开始熬糖瓜子，爷爷的牢骚就不断地冒出来，他大声地感慨着，数说着，忙碌着，咳嗽着，直到一大锅糜子熬成了糊糊，等到扯糖瓜子时，爷爷才会住口，梗着脖子全心扯糖瓜子。

只要熬糖瓜子我就高兴，兴奋得满院子转悠，哪怕天气很冷，哪怕爷爷的骂声一直持续着，我还是高兴，满院子飘荡的热气和热气中散发的甜味是那么好闻，那么温暖，我等着爷爷早点扯糖瓜子，等到他把做好的糖瓜子装进木箱子的时候，那些掉落的边角料就成了我口中的美味。我不停地吃着，嚼着，直嚼得牙根发软，嗓子眼发痒，心里犯潮。爷爷当然舍不得让我大量吃，还指着卖钱呢，就大骂我是碎土匪、败家子，不过这时的爷爷在我眼里一点也不可怕了，可能是他累了，骂人的声音软绵绵的，也可能是他看到忙活一天扯出那么多白花花的糖瓜子心情便好转了，反正他骂我的时候脸上笑眯眯的。

这天和平时一样，锅里的糜子熬得差不多了，就能扯糖瓜子了，大门吱呀一声开了，打开半扇，缓缓地停了下来。

去，把门关上，风进来了。爷爷说。

我忙跑过去关门，这会儿风里要是带来些土雾就坏了，它们会卷起尘土乱飞，我们扯出的糖瓜子就不够白了，影响了卖钱可是大事呀。

吱呀一声，门又开了，而我则刚刚折过身回到南墙下。

爷爷责怪地看我一眼，我赶紧小跑过去重新关门，这回动用了门闩，想把它闩上。我很用力，但闩上的门还是开了，吱呀呀响着裂开一道缝子。

这就怪了，我探头往外看，看到了一张脸，吓我一大跳，我赶紧往紧关门，“吱嘎嘎——”门轴艰涩地叫着，原来是一双手扳着门框，在往开推呢。怪不得这门就是关不上，我还以为是风在捣鬼呢。

扳在门上的手很脏，黑乎乎的，衣服也很脏，破烂得不成样子，头上扣着顶狗皮暖帽，可能帽子实在太破挡不了风寒，帽子下的脸是模糊的，看不清五官长相，只见冻成一团青。是个男人。他仰头看一眼我，嘴唇动弹，在说什么，叽里咕噜的。

爷爷快来呀，大门口来了个人。我向院子里喊，一股冷风从门外巷道口蹿过来，一下子扑进大门，满满灌了我一口，呛得我嗓子眼里冒烟。

爷爷赶过来，把门往大开了点，谁知门外的人迫不及待地就往里扑，一个身子无声地倒进来，瘫在门槛上，没声息了。

爷爷慌了，忙往起拽。可这身子卧成一团，死死的，不像个活人。

父亲赶过来帮忙，抱起来，揭下破帽子，是个年轻人，伸手在鼻子下

试试，摸摸额头，说晕了，看样子冻坏了。

他看看爷爷，爷爷也看着他，父子俩沉默了一下。

先把他暖活再说？儿子问。

那就快点儿！

爷爷伸出手，爷儿俩半抱半拖将年轻人弄到了上房炕上。大门口还留着副担担呢，一根柳木扁担，两头挑着一对小木箱子。父亲把它们弄进院子，这才关上大门。

我围着箱子观察，小叔叔也赶来了。我们都对这箱子感兴趣。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不是普通的箱子，是货郎子的箱子，货郎子的扁担上才挑这种狭长形的小木箱子。

这对箱子已经很旧了，棱角处甚至有了破裂的迹象。我们摸着箱子，顺箱子盖摸下来，摸到了开关。箱子锁着，其实我们的眼睛早就看到了锁子。小叔叔还是摸了摸，做出个遗憾的表情，好像我们是刚刚发现锁子的。很小的两把锁，但是锁住了箱子，我们没办法打开来看看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小叔叔提起箱子掂量几下，敲敲，侧耳听听，最后说我敢肯定，这就是货郎子的箱子。

上房炕上，奶奶睡不着了，爬起来指使父亲将两床被子压在来人身上，看看被子下那个身躯还在发抖，而且越来越厉害，直抖得被子哗啦啦颤。奶奶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揭开被子一角看了看，又伸手摸摸，喊姑姑快烧点开水，抽屉里还留着一点红糖呢，冲点水给这娃喝。

姑姑应了声，但是很不情愿，磨磨蹭蹭到大门外抱柴，奶奶冲她的背影喊：就不能麻利点吗？你这女子越来越不听话了！姑姑听到了，更不情愿，狠着劲拉风匣，只听得那风匣板子拍打着，啪啪作响。

慢一点儿，你想把风匣拉断吗？奶奶把头伸出门口，扯着脖子喊。

姑姑其实不是个懒女子，她很勤快，只是她刚才正在案板上调面，手还在湿面粉里扑腾，奶奶忽然叫她烧水，等于把她做饭的程序给打乱了，她自然不高兴。

奶奶还在不住劲地催，姑姑很不情愿地烧了一点开水端进屋。奶奶坐在炕边上，等姑姑拿来红糖冲进碗里，她接过水用调羹要给被子下的人灌。这人抖得厉害，连被子都唰唰动弹呢，奶奶又带着伤，怎么灌呢？

姑姑看着不耐烦，一把掀开被子，吓了一跳，只见这人脸是青紫色的，一双眼可怜巴巴地看着她。姑姑看到这目光心就软了，还是个孩子嘛，看上去和她的弟弟差不多大小。

姑姑耐下心给小伙子喂水，一调羹一调羹地喂，喂了几口，他张大口，像是饥渴难耐，姑姑干脆斜着碗给他灌，果然，他渴坏了，噙住碗沿咣咣地吞咽，一碗水全喝了，还拽住碗不丢。

姑姑又用开水泡了碗馍馍，撒上红糖，热腾腾软乎乎的，年轻人全吃下去了。他还想吃，奶奶说，够了够了，吃得太猛要胀坏的，等会儿再吃。

姑姑没有赶着去做饭，兑了半盆儿热水，蘸个湿毛巾给年轻人擦脸，他的脸实在是太脏了，都看不出脸的模样来了。

半盆清水很快就变脏了，姑姑干脆泼掉，再换半盆，还拿来了她的香胰子，放在年轻人脸上擦一圈儿，再用湿毛巾擦，那脸上泛起一层泡沫来，他闭上眼静静地承受着，任由姑姑在脸上折腾。

奶奶喊着轻点儿，拜拜你轻点儿，冻伤的肉皮子最娇弱了，可不敢给擦烂了。

其实奶奶这话完全多余了，我们谁都看到姑姑是多么的小心，她轻轻地擦完，拿出自己的雪花膏来，挖一点匀开在指头肚上，然后擦在年轻人的面孔上。好香的味道呵，我伸长鼻子贪婪地嗅着，姑姑的雪花膏可是她最珍贵的东西，除了她自己每天清晨往脸上抹一点，我们谁都别妄想享受到那样的待遇。想不到这个外人倒先享用了，还是由姑姑亲自给抹的！

我看着这个外乡人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恨他吧，又看着可怜。

夜里我们睡下不久就被奶奶喊醒了，奶奶扯着嗓子喊拜拜，叫她舀凉水来。奶奶的声音在黑暗中听上去很恐怖，让人头皮发麻，感觉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不然不会这会儿吵醒我们。

我们披上衣裳赶过去，上房里灯盏亮着，爷爷坐在炕头咳嗽，奶奶守在货郎子的枕头畔。

原来货郎子发起高烧来了。只见他脸通红通红的，一直红到了脖子里，连耳朵尖都是红的，昏黄的灯火地里，我们看到他的两眼像着了火，完全赤红了。他痉挛着手，不断往脸上脖子里乱抓，好像那里面藏着什么，使他难受万分。奶奶阻拦着，拉开那双手，但是货郎子的手鸡爪子一样就要

往上抓，奶奶打架一般和他纠缠着。货郎子嘴里痛苦地呻吟着，忽然就会莫名其妙地高声喊叫一声。

姑姑去厨房里舀半桶水倒在盆子里，泡一个手巾，拧一把往货郎子脸上擦去。刚从缸里舀出的水冰凉冰凉的，姑姑冷得倒吸气。

货郎子打了个激灵，但很快就感觉到冰凉的惬意，夺去手巾忙乱地擦脸和脖子。一条手巾很快就变得热气腾腾了，冒起来的汗在灯火下赫然可见。姑姑忙又找一条毛巾，两条轮换着用。

很快半盆凉水也冒起热气来，把我们都看呆了。

货郎子不再挣扎胡闹，渐渐安稳下来了，低低地呻吟着，嗓子眼里呼噜呼噜说着什么。姑姑给他擦了手，擦了脖子，解开纽扣把腋窝下也擦了。直到两条手巾变得灰乎乎的，盆子里的水也变了颜色。

货郎子沉沉入睡了，脸上的赤红还在，红灿灿的，就像傍晚飘在西天的彩霞。

奶奶挪过去摸摸他额头说，好了，看样子烧退了，你们睡去，后半夜我照顾。

后半夜我们都睡得不踏实，天下起雪来了，雪花簌簌落着，黑夜显得寂静而漫长，姑姑过一会儿就翻个身，问我是否听到奶奶又在喊我们。

我说，没喊，那是下雪的声音。

姑姑又翻个身说，我咋老觉得你奶奶在喊呢。

这一夜奶奶果然没敢睡，一直守到了天明。

第二天我过去看货郎子，他睡着了，脸上的红还没褪尽，睡得很沉，嗓子眼里有痰，随着呼吸呼噜呼噜作响。

奶奶靠住枕头，直喊腰疼，喊锁子骨那里也疼，爷爷说肯定是夜里操劳，把老毛病惹出来了。

吃过早饭，爷爷和父亲背着箱子去外面卖糖瓜子，临出门爷爷简单安排了家事，其实重点还是针对货郎子的。他说，这个人我们不敢留，昨天晚上那个烧你们都看到了，额头像炭火，差点没烧死，万一闹出人命来，我们就说不清了！所以，我走后，只要他稍微好一点儿了，就叫他担上他的担子赶紧走人！他问奶奶听见了吗，奶奶点着头，当然听见了。

爷爷他们走了，天气不太好，雪停了，但天没有放晴，天空的脸阴沉

着，风在轻轻地刮，不断把雪末子卷起来，扑散出一阵又一阵迷蒙蒙的白雾，耀得人眼前发花。

爷爷他们是冒着严寒走的。

奶奶又在上房里喊拜拜，拜拜你擀点面去，切得薄薄的，做成酸汤面叶子，这娃身子弱，你多放点清油。

奶奶身边的被窝里探出一张脸来，眼珠子骨碌碌看着我们。姑姑本来想顶奶奶的，一看到货郎子正看呢，就恨恨地应了一声，出来到厨房里，姑姑忍不住将扫案板的笤帚砸在地上，说这个老婆子越来越过分了，什么游狗野猫都往家里收揽，谁知道这货郎子打哪儿来的，就放在热炕上了，还害得我不得安宁！

姑姑尽管十二万分地不情愿，还是将酸汤面叶子做熟了，端过去，货郎子吃了两碗，缓了缓，又吃了一碗，吃得额头上出了汗。

奶奶坐在旁边看着他吃，不断唏嘘着说，慢点儿，娃娃你慢点儿吃，小心烫着了！没人和你争抢啊，你悠着点儿呵！

确实没人和他争，好家伙，姑姑一共做了三碗面，都被他给吃了，锅底里连一滴酸汤也没剩下。

奶奶拿着毛巾给他擦脸上的汗，呵呵地笑着，似乎他吃这么多是很叫人高兴的事。

吃完饭，货郎子溜进被窝，接着睡。

姑姑来收碗筷，看一眼炕上说，娘——

奶奶问：啥事？

我大临走交代的事你忘了吗？姑姑说。

啥？奶奶迷惑地问，伸手给货郎子扯扯被角。

唔——姑姑一努嘴角，指着被窝里的人：我看好多了，该打发走了。

奶奶把脸贴在玻璃上看看院子，看看高处的天空，说还没有晴开嘛，这冰天雪地的，别把人冻坏了，还是等晴了再说吧。

货郎子眨巴着眼，看看奶奶，看看姑姑，似乎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

三

天黑时分，雪又下起来了。风停了，雪花分外大，像榆树叶子，一片一片飘摇着从万丈高空降落下来，落在房屋上、树木上、大地上，吃过晚饭后我去后院取尿盆，发现地面已经变白了。

爷爷父亲没有回来，看来他们被风雪阻拦，不知道留宿在了哪个村庄。

天完全黑下来后，奶奶说不用等了，他们肯定不回来了，姑姑带着我出去关大门。我们打开门向外面望了望，世界灰沉沉的，白雪在飘飘洒洒地落，视线白茫茫的。满世界的白雪还是抵挡不住黑暗的降临。姑姑感慨地说，这两个人啊，不知道今晚在哪里过夜，说不定正在受罪呢。

我知道她在记挂着爷爷和父亲。

为了讨生活，整整一个漫长的寒冬，爷爷和父亲都要不断地外出和归来，日子便在这种艰辛的交替中度过。

进屋后姑姑看看货郎子，看看奶奶，忽然叹一口气。

奶奶说，好好的，出啥长气，不愁吃不愁穿的，这日子过着还不舒服吗？我们农业社那会儿啊……

姑姑赶紧打断说，好了好了，你就别说农业社那会儿了，我们都听了不下八十回啦。我不愁了还不行吗？我乐呵呵还不行吗？

奶奶露出笑脸来说，这就对了嘛，你一个娃娃家整天长吁短叹的，不是过日子的样儿，人活着就得高兴，活一天就高兴一天，我们农业社那阵子啊，别看吃的是低标准，干的是牛马活，可我们高兴，成天唱着歌子……

姑姑忙又打断她说，你怎么又绕到农业社上去了？我是觉得你把这个人留下是对的，这冰天雪地的，我大我哥都在外面奔波，要是没有像咱一样的好心人留宿，那可就遭罪了。

这一夜奶奶陪着货郎子睡。

第二天天气彻底晴了，太阳红朗朗照在头上，空气却是奇寒，晶莹的雪在阳光映照下只融化了浅浅的表层，下面的变得坚硬瓷实，闪着银子般的光。我和姑姑出去扫雪。看着厚厚一院子雪，姑姑犯愁了，我也跟着愁。

奶奶下不了炕，隔着窗玻璃喊我的小叔叔出来帮忙扫雪。小叔叔躲在高房子里装作听不见，始终不吭一声，我知道他一定是躲在被窝里看小人书。整整一个寒冬他都沉浸在这些小人书的世界里。

我们先从后院往外扫，雪太厚，扫帚根本扫不动，只能用铁锨一锨一锨铲起来，铲过的地方再用扫帚扫。干了一会儿，我们都冒汗了，姑姑褪掉手套，取下围巾，喊乏死了，乏死了，这雪把人害死了。又高声骂高房子里的人不要脸，像旧社会的少爷，好吃懒做，不给人帮忙。

我们正埋头忙活呢，前院响起吱儿吱儿声，分明是在铲雪。肯定是高房子里的少爷坐不住，下来帮忙了。我们不理他，谁都知道这人即便来帮忙，也绝对帮不了五分钟就会溜走，用姑姑骂他的话来形容，就是念书没念出名堂来，毛病倒是念出了一身，耍奸溜滑，好吃懒做。

吱儿吱儿，前院里还在铲雪。姑姑说这个懒骨头今儿奇怪了，莫不是日头要从灶眼里出来了吧？

还真是奇怪了，小叔叔今儿一点儿也没偷懒的迹象，一直干着。

我和姑姑终于扫完了后院，拖着扫帚出来，看到一个人在铲雪，他穿着奶奶的大黑棉衣，脖子上围着奶奶的白手巾，脚上是奶奶的大棉窝窝，正吭吭哧哧干得欢呢。房门口已经清理出了一条通道。

铲雪的人是货郎子。这倒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姑姑站住不扫了，瞅着这个人铲雪。

——只见他像个老婆子一样弯下腰，抱着铁锨一下一下铲，见我们看他，抬起头笑笑，又埋下头干。白雪映照下他的脸显得苍白，干干净净的，一点儿没有前夜里脏兮兮的影子了。

姑姑瞅着他看，忽然哧儿一声笑了，说你快看看，后影子像不像你奶奶，弯腰塌背的，活脱脱就是个老婆子！我留心看，果然他被奶奶臃肿的棉衣打扮得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子。

我和姑姑都笑起来，笑得直不起腰了。

货郎子出汗了，取下手巾，解开纽扣，敞着怀干。

姑姑说没看出来嘛，身子骨儿挺单薄，干起活来倒实诚，不像咱家那个懒骨头。

我们配合着干起来，一时满院子都是吱儿吱儿的铲雪声，哧儿哧儿的

扫雪声。

扫完了，整整四个大雪堆。姑姑拿来大背篋，往里面装满雪，弯下腰往起背，一双手抓住背篋的边沿拦住了她，姑姑愣了，瞪着眼睛说你要干啥？货郎子攥着背篋系，说你一个女娃儿，娇贵着哩，不该干这个，我来干！说着蹲下身背起雪就走。

哎哎哎，姑姑慌了，跟在他身后撵着喊：你放下，快放下，你不是刚害着病吗，压出个好歹可不能怪我。

货郎子将雪倒下园子，笑着说，没啥子，没啥子，我是男娃儿，身子好着哩，只是冻坏了嘛，暖两天就没事了，不信你看看！说着小跑了几步。奶奶笨重的大棉窝窝实在是很大，而他的脚像女人一样娇小，这一跑鞋子就呱嗒呱嗒作响，像个刚下过蛋到处咯咯嗒嗒嗒叫着炫耀的母鸡，我和姑姑都大笑起来。

货郎子不笑，看着白雪忽然说咱堆雪人吧，这么多雪白白糟蹋了真可惜，堆几个雪人可好耍了。

姑姑还在沉吟，我早跳起来，举双手赞同。

我们将雪背出来，倒在麦场边，倒了五六堆。直到把院子里清理干净，货郎子说好了，咱可以堆雪人啦。用铁锨将雪拍成一个高高的雪堆，然后削铲出一个圆形的脑袋，身子胖墩墩的，一个人的大致模样就出来了。他一边轻轻拍打着积雪，一边唱起歌儿来，嗓音轻快清亮，调子我们没有听过：

哎——货郎子哥货郎子哥，
把你的担担儿往下落，
不要你针不要你线，
只要你花一朵。

姑姑也在学着堆雪人，我也堆一个，我们都被歌声吸引了，停下来听。

货郎子却不唱了，扭过头来看我俩，脸上笑嘻嘻的。

我给自己堆雪人，倒腾了一阵，发现一点儿也不好弄，雪酥酥的，滑滑的，堆雪人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货郎子一口气堆了四个雪人，姑姑堆出两个，我呢弄了个四不像。货

郎子眨巴眨巴眼说，你家里有胡萝卜吗？

当然有，姑姑带着他去窑里找出两根，他用铁锹将胡萝卜剁成一个一个圆坨，当作了雪人的鼻子，眼睛用烧火棍捣出一对黑洞洞的深坑，耳朵用玉米塞子做成，嘴巴用铲子掏出一个圆洞，雪人就惟妙惟肖地站在那里了，看上去就是一个咧着嘴巴傻笑的人。接着货郎子用同样的方法给所有雪人做了五官，给最边上一人戴了奶奶的一顶破草帽子。

我们站在远处打量，货郎子手真是巧，他堆出的雪人无不栩栩如生，一个个身形矮胖圆润，神态憨敦敦的，尤其戴草帽这位，分明是一个老农，正用眼睛望着覆盖了世界的积雪，憨厚地笑着。

姑姑的作品也不赖，是一个大姑娘，可是哪里有这么肥胖的姑娘呢？姑姑用铁锹一点一点削着腰里的赘肉，货郎子在前面帮忙修整。

等姑姑忙完了，直起腰欣赏自己缔造的姑娘，看着看着，姑姑脸变了，两朵红云飞上脸颊，羞红了脸，她瞪着货郎子呸地唾了一口，噙噙噙跑进大门去了。留下货郎子和我，我傻乎乎看着货郎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再看这雪人，前面胸脯上一对奶头高高地凸起，像那些奶娃娃婆娘的大乳房，这分明是货郎子刚才削出来的，他还将一点胡萝卜镶嵌在乳头上，使得这雪人更像个赤着身子的女人了。

怪不得姑姑羞红了脸，在我们的意识里，女人要是光着身子站在外面，那是很丢人的事。

晚饭的时候，姑姑擀面，我烧火。冬天我最不愿意烧火了，厨房里冷，人实在不愿把手伸出衣袖来和冷冰冰的牛粪打交道。所以我的火烧得很勉强，常惹姑姑胀气。

今天由于放干粪的窑门口进了雪，牛粪有些潮湿，我怎么也烧不好，总是冒烟，火苗旺不起来。姑姑气得把擀面杖在案板上咣咣磕，说我要不是她侄女，是个妹子什么的，她的擀面杖早就落我头上了。

我和姑姑正愠气呢，门口人影一闪，货郎子进来了，进来直接蹲在灶火门口，要帮我烧火。他竟然比我烧得好，一双细白的手像姑姑的手，擎着一束柴，轻轻地抖动着，火苗就一跳一跳地跃起来，争抢着扑向锅底。烧到第三束柴时，锅就热了。

没柴了，我把屁股下的木墩子让给货郎子，赶紧去窑里抱柴。

等我回来，看到货郎子塌着屁股坐在木墩上，正趴在灶火门口吹火呢。噗——吹一口，噗——又吹一口，吹着吹着，脸离灶火门越来越近，忽然火着了，哗的一声，一股子火力裹着柴烟向外扑，货郎子不知道躲避，呆呆看着，就被喷了一头一脸。他呆了一瞬，清醒过来，忙抱住头扑打，立时连锅盖上也落了一层灰。

姑姑忙丢下擀面杖说，你咋啦，没烧到脸吧？

货郎子眨巴眨巴眼，龇牙嘿嘿地笑着说，没啥子，没啥子，这火不听话，也晓得欺生理。

一句话把姑姑和我都给惹笑了。

饭熟了，货郎子抢着给大家端饭，他双手托着木盘轻轻地走，在小木桌子上给我们摆饭，奶奶一碗，姑姑一碗，小叔叔一碗，我一碗，最后是他自己一碗。小叔叔吃饭时也舍不得丢开小人书，一面痴迷地看着，一面胡乱地往嘴里扒拉饭。姑姑看不下去了，抬手将饭碗挪开，将装盐的小碟子推到他跟前。然后我们一齐瞅着他看。小叔叔看完一页，翻过去，习惯性地埋下头匆匆往嘴里扒拉。扒拉进去了，一嚼，噗——吐出来，才知道吃了满满一嘴盐。不用问，他知道是姑姑在捣鬼，就抓起扫炕笤帚追着打姑姑。

奶奶气得用筷子敲着桌沿说，这两个冤家呀，啥时节能消停呢？

奶奶的话没人听，姑姑和小叔叔最怕的是爷爷，其次是我父亲，最不怕的就是奶奶这个老好人。

小叔叔不依不饶，放下碗要打姑姑，货郎子说你们别闹，我给你们好玩的东西，好多好多呢。说着起身去了，一会儿提了两个箱子进来，这不是他那天用担子挑来的木箱子吗？这几天忙着救他，怎么把它们给忘了呢？货郎子从腰里解下钥匙，要開箱子了。姑姑端着灯盏过去看，我也将脑袋凑过去。一把小小的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着，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货郎子小心翼翼的样子让我们看的人把心也提起来了，似乎这箱子里装的是是一大堆金银。吧嗒，锁子开了，货郎子掀起箱盖，我们看到黑压压一团，是满满一箱子头发。我们吓了一跳，擦眼细看，没错，是头发，女人的头发。

从我们一钻出娘肚子，我们的头上就长着头发，每个人头上都有头发，谁要是没头发，那就像下庄子的老秃子一样显眼，他是小时候害癞头疮伤